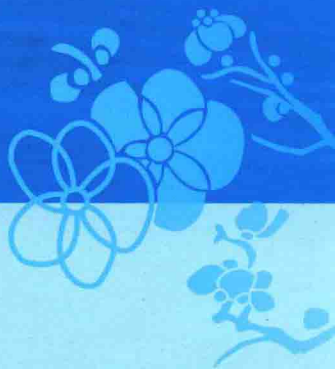


台灣文學史長編
20

燃燒的年代

——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

蔡明諺 著



國立台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台灣文學史長編 20

燃燒的年代

——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

蔡明諺 著

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燃燒的年代：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 / 蔡明諍著。-- 初版。

-- 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11

面：公分。-- (臺灣文學史長編；20)

ISBN 978-986-03-4691-6 (平裝)

1. 臺灣文學史 2. 新詩 3. 鄉土文學

863.09

101023805

台灣文學史長編 20 燃燒的年代——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

作 者 蔡明諍
審 訂 藍建春
主 編 李瑞騰
執行編輯 林佩蓉
編輯助理 黃敏琪
校 對 丁千惠、李京珮、林佩蓉、吳青霞、陳曉怡、溫惠玉、蔡明諍、鄭秀婷、普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排版 普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瑞騰
指導單位 文化部
出版單位 國立台灣文學館
地 址 70041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電 話 06-221-7201 傳 真 06-221-8952
電子信箱 pba@nmtl.gov.tw 網 址 www.nmtl.gov.tw

印 刷 普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展售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國立臺灣文學館 - 雪芙瑞文學咖啡坊 (06-221-4632)
五南文化廣場 (04-2226-0330)
南天書局 (02-2362-0190)
唐山出版社 (02-2363-3072)
府城舊冊店 (06-276-3093)
台灣的店 (02-2362-5799)
啟發文化 (02-2958-6713)
三民書局 (02-2361-7511)
草祭二手書店 (02-221-6872)

初版一刷 2012 年 11 月

定價 / 新台幣 250 元整

GPN 1010102865 ISBN 978-986-03-4691-6 (平裝)



● Printed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台灣文學館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國立台灣文學館研典組 (電話：06-221-7201)

目次 CONTENTS

總序	李瑞騰	1
編輯說明		4
第一章	序言	9
第二章	其命維新	19
一、登月之後		19
二、保釣革新		29
三、龍族新聲		42
四、大系回顧		61
第三章	現代詩論	85
一、台大教授		85
二、華岡才子		103
三、海外學者		118
四、數學博士		137

第四章	鑒往知來	165
一、詩論專號		165
二、家變震盪		188
三、民國文藝		206
四、日據文學		226
第五章	鄉土為名	243
一、仙人掌上		243
二、聯經集團		263
三、夏潮陣線		285
四、分道揚鑣		298
第六章	結語	317
文學年表		325
參考資料		332
後記		359

總序

針對作家創作行為及其表現的觀察與思考、評論與研究，總的來說可以用（一）理論、（二）批評、（三）歷史來涵蓋。「理論」可以說是經驗之系統化，處理「是什麼」、「有什麼」、「何以如此」以及「為什麼」等文學的性質與功能問題；「批評」包含詮釋分析和價值判斷，涉及優劣好壞等意義之彰顯；「歷史」包含思潮的激盪、社團與流派的起伏、文類的興衰以及典範的更迭等。前二者可以是各自獨立的範疇，也必將成為文學歷史建構的基礎。

我們把台灣文學視為在台灣這個地理空間所產生的文學，不論其族群、國籍及使用語言。這是一個寬泛的屬地主義，除了在地的本土作家，從外移入或是外移出去者，我們統統把他們編進台灣文學的範疇，前提是他們的作品之質量，一定得經過讀者與時間的考驗。這已涉及前述的理論與批評了，而我們今天要談台灣文學史，首先不可避免的要面臨這些課題。進一步說，「台灣文學」既已學科化，在大學體制內有了自己的系所，中文系，或者通識教育中心，也開設一些相關課程，因此，台灣文學史作為一個科目是必然的，相關的討論與研究必須展開。

以台灣文學史為中心，我們其實已有極豐碩的研究成果，這方面早有整編綜述的必要，但在諸多有關學者各自努力，以及文學史方法學的討論之外，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讓喜愛文學的人對於台灣

文學有更宏觀的理解？這可能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的。

我於 2010 年 2 月南來國立台灣文學館服務，一方面督導執行既定的事務，也爭取有限的資源擬定了一些新計畫，同時思索任內可能開展的要務。我一直以務實的行動派自我期許，涉及公共事務，特強調主客觀條件的密切配合，因此可行性常是思考的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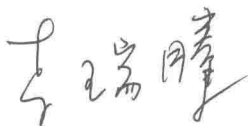
於是，我開始與館內同仁討論如何面對台灣文學史，同時也清理了當前國內外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出版概況，乃逐漸形成一個我稱之為「長編」的構想。為了有效落實，我決定用一個小型委託案來做規劃，那就是 2010 年 4 月底 5 月初啟動的「台灣文學史長編前期研究計畫」，邀請台灣師範大學許俊雅教授來主持，我們一起討論多次後，擬定了近 40 個主題；7 月起，由她帶領甫獲文學博士學位的顧敏耀先生共同執行，本館相關領域同仁也積極投入。同年 9 月，許教授交付館方上百頁的研究成果，自原住民口傳文學，至 1990 年代以後多元豐富的當代文學議題都有，預訂出版 33 冊，為了周全，我除了自己再三閱讀，與研究團隊討論，同時也將此計畫成果送外審查。

我們在 2010 年 11 月正式開始「台灣文學史長編」的撰寫，預計以三階段方式來完成。邀請來參與的作者以年輕學者居多，他們以其專業來面對負責的主題；在此過程中，對於編寫體例及諸多宜注意事項，我們都和他們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台灣文學史長編」從「原住民口傳文學」開始，接著才是明鄭時期「漢文學的萌芽」；最後二冊為「原住民漢語文學」及「母語文學」。我們振葉尋根，尊重並肯定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及其後發展出來的漢語文學，珍惜多音交響的母語文學。至於明鄭以降，歷經清領、日治以及戰後，不同時期的文學現象，我們一方面彰顯其宏觀性，對於文學與政經環境的對應關係，重要的思潮、社群、流派與論爭等，都放大特寫；另一方面，對於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作家群體、時代文體、特種文類等，亦將盡可能做到細部觀察。

「台灣文學史長編」的編寫計畫，在前人豐厚的基礎上，有學界朋友熱情參與，相關同仁敬謹任事，故能順利推動，預計在 2012 年年底，整體呈現群體努力的成果。世事多變，時間從來都不會停下腳步，只希望當文學在浩瀚的空間穿梭之際，人們不要忘記前輩先賢用心回應變局、織句裁章的苦辛，我們將記下他們心靈的歷史，期待下一輪文學的輝煌盛世。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編輯說明

- 一、「台灣文學史長編」（以下稱「長編」）總計 33 冊，以台灣文學發展時間為軸線，編列各冊順序，以阿拉伯數字表記，分次出版。
- 二、「長編」各冊皆為獨立著作，每冊皆有「長編」總序、文學年表（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除外）、參考資料及作者後記。
- 三、「長編」各冊體例力求一致，惟尊重各冊作者書寫風格、部份用字及符號習慣。
- 四、「長編」各冊依作者視內容訂定「延伸閱讀」或「延伸學習」，放置章節之末，部份因全書結構之故，統一放置於參考資料中，提供讀者參考。

目次 CONTENTS

總序	李瑞騰	1
編輯說明		4
第一章	序言	9
第二章	其命維新	19
一、登月之後		19
二、保釣革新		29
三、龍族新聲		42
四、大系回顧		61
第三章	現代詩論	85
一、台大教授		85
二、華岡才子		103
三、海外學者		118
四、數學博士		137

第四章	鑒往知來	165
一、詩論專號		165
二、家變震盪		188
三、民國文藝		206
四、日據文學		226
第五章	鄉土為名	243
一、仙人掌上		243
二、聯經集團		263
三、夏潮陣線		285
四、分道揚鑣		298
第六章	結語	317
文學年表		325
參考資料		332
後記		359

第一章

序言

第一章

序言

第一章

序言

歷史是許多偶然性的聚合，文學則是在聚合這許多的偶然性。至於文學史，則是在揭示這些聚合的前因後果，並藉以說明偶然性之可能必然。

1970年代在台灣的「回歸現實」浪潮，可以從兩個故事說起。一是1972年關傑明所講述的故事，另外一個則是1977年由顏元叔所提及。1972年2月28日，關傑明在《中國時報》海外專欄上，發表了〈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時在新加坡大學英文系任教的關傑明說：

我想先談我所碰到的一件很窘，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有回我再看一本葉維廉編譯的「中國現代詩選（一九五五—一九六五）」的時候，因為有事離開了房間，把書就放在桌上。等我再回到房裡，看見我的一個研究生正在翻著那本書。他看見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想到有這麼多中國詩人寫英文詩。」我告訴他說那本是英譯本，看見他一臉不相信的表情，又向他保證說原詩都是用「中國字」寫成的。那天早上，我那個學生走了之後……我卻不禁又想起他的話來。我把葉維廉編譯的那本書再看過兩遍，越發覺得對我那學生看法的正確性沒有辯駁的餘地，那些詩讀來就像是英文（或者我該說很美國味）的詩。……最後我不得不承認我那個學生看似粗率的想法，卻

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我不願承認的意見。¹

關傑明的這個親身遭遇，在後來被廣為傳述。人們後來「不得不承認」關傑明的文章「一針見血」，就如同關傑明對他的學生的態度一樣。文學史的敘事，通常在描述七〇年代的現代詩論戰時，大多會以關傑明1972年2月這篇文章，作為講述的起點。但其實關傑明的「困境」，在當時很少受到重視，至少在1972年初時是如此。1972年真正引起廣泛的對於現代詩討論風潮者，是1972年6月，在《中外文學》創刊號上「細讀」洛夫的台大教授顏元叔，他後來將之稱為「颶風季」。

1977年7月13日，台灣文壇的論辯重心已經聚焦在「鄉土文學」，但是顏元叔的目光，又再次牢牢地傾注於現代詩。還是在《中國時報》上，顏元叔問〈什麼才算中國現代詩？〉他講述了在美國客座的教學經歷：

去年秋天，我在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教了一個學期的中國文學。……到期末教到台灣的中國現代詩，那些洋學生個個都皺起了眉頭，一齊說：「這是什麼東西呀？」我說：「這是英文翻譯的中國現代詩呀。」他們說：「我們知道這是英文翻譯的中國現代詩，不過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呀？」我不免臉紅起來。……於是課堂之上，學生也看出了馬腳，我要替我們的詩人們掩飾也來不及了，只得承認：「說實話，我自己也看不懂。」

1 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中國時報》，1972.02.28-29，12版。

於是，大家一場哈哈，就把台灣的中國現代詩笑過去了。²

這是顏元叔在七〇年代，再次嚴詞批評現代詩，雖然此時文壇已經在「鄉土文學」上鬧得不可開交。但是在「笑哈哈」的餘韻中，多年以後重讀這段「諷刺雜文」，還是令人不禁感覺些許惆悵。從1972年的關傑明，到1977年的顏元叔，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恐怕改變得很少，但國際局勢與島內政治，正在急遽地改變著，而文學已經追趕不上物換星移的外在現實。現代主義文學於是逐漸失去了「反映現實」的能力，甚至失去了他們原有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即便他們所謂的「內在」現實，並不一定等於人們所批評的「外在」現實。

1970年代發生在台灣文壇的「回歸現實」浪潮，可以用兩個論戰作為起迄。那就是開始於1972年夏天的「現代詩論戰」，以及綻放在1977年春天的「鄉土文學論戰」。這兩個論戰，是構成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史發展的主要基石。

現代詩論戰起於1972年6月，顏元叔在《中外文學》創刊號上批判洛夫的文字。1973年7月，高信疆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發行，這個專號擴大了現代詩的討論範圍，並且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意見，加入了原本小眾的現代詩討論中。在此前後，唐文標的文章逐漸受到注意。10月，顏元叔發表〈唐文標事件〉，批評其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與「群眾意識」的危機，激化了現代詩人對於唐文標的「政治性」的反擊。在這篇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文章中，顏元叔說，唐文標

2 顏元叔，〈什麼才算中國現代詩？〉，《中國時報》，1977.07.13，12版。

的文學見解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這是用了當時流行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中藏鏡人的台詞。對於顏元叔來說，唐文標彷彿是個「藏鏡人」。這是非常深刻的比喻，因為迄今唐文標留給人們的還有許多未解之謎。

〈唐文標事件〉之後，現代詩論戰達到高峰，現代詩壇迭出「專號」，從余光中〈詩人何罪？〉開始，到洛夫〈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作結，他們把唐文標視為「三十年代」普羅文學的復甦（余光中），是「共黨的應聲蟲與打手」，是「赤色先鋒」（洛夫）。但從文學批評轉入政治批鬥，現代詩論戰在此同時也意味著漸次消沉。1973年夏季，在余光中主編《中外文學》詩專號，與洛夫主編《創世紀》評論專號接連推出後，現代詩論戰最終結束於政治性的攻訐話語之中。

七〇年代台灣文學思潮，從現代詩論戰轉入鄉土文學論戰的關鍵，是1973年春天發生的「家變」論爭。1973年2月，王文興小說《家變》在《中外文學》上連載完畢。4月，顏元叔以〈苦讀細品談「家變」〉，極力讚揚王文興小說的「寫實筆鋒」。5月，中外文學社更是舉辦「家變座談會」，闡釋說明王文興小說語言的「真實」與「創新」。7月，隱地主編的《書評書目》開始組織文章，攻擊王文興小說的語言文字。圍繞在「家變」的討論中，「鄉土氣息」與「方言文學」獲得了反向的肯定，而當時這樣的作品，是以黃春明和王禎和作為代表。1973年4月，沈登恩、鄧維楨創辦「遠景出版社」，首先印出黃春明小說集《籟》和《莎喲娜拉，再見》，作為「遠景叢刊」開山之作。此後「鄉土文學」在台灣文壇逐漸形成風潮。此時恰好已是